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观的理论来源及其意义

郭 彤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当中, 马克思的自然观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自然认识, 施密特称之为马克思自然观中“隐蔽的自然思辨”, 其源自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黑格尔各自不同的自然观思想的理解, 马克思的自然观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和融合, 不仅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自然观思想的超越, 也为后来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自然观对《手稿》中异化理论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手稿》中, 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经历明显转向, 其思想逻辑与自然观的建构路径表现出显著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的自然观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思想的辩证融合, 也为异化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关键词

马克思, 异化, 自然观, 费尔巴哈, 黑格尔

Theoretical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View of Nature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Tong Guo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June 22, 2026; accepted: July 14,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s*),

Marx formed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nature in his view of nature, which Alfred Schmidt called the “hidden natural speculation”. This idea stems from Marx’s study of Feuerbach’s and Hegel’s different theories on nature. By critically absorbing and combining their thoughts, Marx surpassed their views of nature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Marx’s view of nature also great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the Manuscripts*. His comprehension of alienation experienced an obvious turn, following the same ideological logic a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view of nature. The dialectical integration of Feuerbach and Hegel’s thoughts in his view of nature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theory of alienation.

Keywords

Marx, Alienation, View of Nature, Feuerbach, Heg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综合性的、汇聚各种思想材料的文本中，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理论对文中自然观、异化理论的建构影响深远。本文将通过梳理《手稿》中自然观的理论渊源和核心内涵，阐释其自然思想对异化理论的内在支撑。

2. 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来源及形成

自然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雏形在《手稿》中逐步形成。马克思批判性吸收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自然学说，既肯定自然的客观先在性，又辩证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对旧自然观的超越。施密特曾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指出马克思的自然观包含双重认知维度，并将其称为马克思的“隐蔽的自然思辨”[1]。下文将阐释马克思对两大哲学思想的取舍整合，辨析其双重自然认知的内在关联。

(一)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的批判和吸收

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建立在感性存在论的基础上，通过感性直观的方法来理解自然，以“感性对象性”为核心形成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在《手稿》中，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思想作为马克思的理论武器，多次被用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中“自我复归”环节的抽象本质，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想要精准地把握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感性自然观思想，就不得不提及黑格尔的“对象性”概念。

“对象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范畴，贯穿辩证运动的全过程。它不仅出现在辩证的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也出现在最后一个环节。在其理论中，“对象性”是由主体所设定的对象化存在的本质，由精神主体设定而生，不具备独立实在性，最终仍会回归自我意识本身。在辩证法的异化环节，黑格尔赋予外化对象形式上的“对象性”或“物性”，但在异化扬弃的过程中，这种外在规定性会被消解，从而失去其模糊的现实性和实在性。因为，异化的自我复归环节作为辩证法最重要的环节，“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2]。黑格尔的“对象性”思想中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将思维凌驾于存在之上的逻辑，背离了自然的感性属性，也使得人在复归过程中脱离客观对象，形成理论倒退。

费尔巴哈洞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其“对象性”仅是纯粹的形式规定，异化复归

也始终局限于思维范畴。为了破除这种虚构的外在性与纯粹思辨的认知模式，费尔巴哈立足感性存在论，以直观视角解读自然，否定了黑格尔对自然的抽象化阐释。他指出：“人在世界上之最初的出现……只归功于感性的自然界。”[3]自然并非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感性的存在物。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性”为核心，重新确证了感性世界的客观存在，建立起唯物主义自然观，明确外在对象独立于主体而存在。马克思对此评价：“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2]。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主义的核心问题。黑格尔将自我意识视作人的本质，对人进行抽象的理解，从而导致“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费尔巴哈则从感性直观的角度出发，认为肉体存在是人的根本，即人的本质，自我意识不过是依附于物质的人而存在。而无论是物质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要依赖自然而存在，自然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但，费尔巴哈试图以自然的人为本位建立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直观视角理解人与自然，忽视人的主体性与历史维度，将自然视作脱离人类活动的静态存在。

马克思在继承费尔巴哈合理思想的同时，完成对其理论的批判与超越。在对人的理解上，马克思首先表现出了和费尔巴哈一致的倾向，将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肯定人的肉体与精神活动始终受到自然的约束，但否定了将人视作纯粹被动存在的观点。马克思以“对象性活动”重构“感性对象性”范畴，区分了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前者是人类生命的本源，后者则在实践作用下不断被改造、打上人的印记。有学者将马克思这一本体论核心观点概括为：“首先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自然对于人的本原性以及人与自然界在本原上的同一性”[4]，在承认自然先在的前提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非单纯的自然属性，生产、实践等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才是人的根本特质。动物仅为满足生存需求而生产，而人类在不受物质需要的影响下也进行生产，这一过程既是人的自我生成与本质确证，也印证了人是自身劳动实践的产物。正如文中所言，“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2]，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异正体现于此。马克思将费尔巴哈静态的感性直观，升华为以劳动、实践为核心的对象性活动，在现实语境中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实现了对旧有理论的超越。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和运用

马克思借鉴黑格尔辩证法“精神的自我运动”的逻辑框架，阐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依托自然确证自身本质的过程。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对其辩证法的活动原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作为辩证法活动主体的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2]，而不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辩证法活动的对象也被客观存在物及其运动所取代，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单一认识，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不仅是“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的关系，还是“有机的身体”和“无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其所表达的人与自然之间两种不同的关系内涵，反映了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维方式，发现了人对自然同时具有受动性和能动性双重属性。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章节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占有，在对人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关系上运用辩证法原则做出了精彩的论述：“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的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简言之，人的受动性催生改造世界的诉求，能动性则是受动性的必然延伸。借助辩证法，马克思把握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转化规律，解读出“生命的辩证法”[5]，完整阐释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通过上述自然认识，马克思将人的活动划分为“生命活动”与“生活活动”两类。从生命活动来看，“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人必须依靠与外部自然的物质代谢维持生存，这决定了自然的存在论价值。从生活活动来看，“在实践上，人的普遍

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自然不仅是生存资料的来源，更是人展现本质力量、实现自身发展的载体。经过实践改造的自然，才成为了“只有纳入到了人的‘对象性活动’、劳动实践领域，才是可认识和评价”[5]的社会历史概念。

在人如何依托自然确证本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黑格尔在《现象学》框架下将绝对精神视作人的本质，但他并未否定人与自然的联系，而是以“劳动”为媒介将人类活动和自然对象相联系。尽管其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活动，人与自然也被解读为精神概念，但他以劳动为纽带联结人与自然，揭示出主体通过对象化、扬弃对立完成自我塑造的过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人作为一种绝对精神的外化，通过自我否定的形式实现否定的自我的对象化，使其成为对象，实现对象与自我相对立，而在进一步对象化的过程中，人又能通过能动地扬弃对象的方式，即否定的自我的方式，重新占有自我，从而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确证和生成。这种双重否定的运动模式，点明了劳动在人的自我生成中的核心作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中所蕴涵的批判性和能动性，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同时为辩证法注入感性对象性原则，完成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的劳动理论，最终被转化为人与自然之间现实的实践活动。至此，自然不再仅具备存在论意义，也被纳入社会历史的分析范畴。

(三)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内涵

马克思对自然的解读包含两个维度，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一方面，自然是一切感性存在物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类实践的对象，被纳入到社会历史范畴。与之对应，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依附自然的“自在存在”，也是能够改造客观世界的“自为存在”。

首先，自然具有客观性和先在性。马克思肯定了自然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人类所有生产活动都无法脱离自然，“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2]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资料和生产工具，是精神与物质活动的共同根基。费尔巴哈对自然客观性的论述，为马克思理解自在自然提供了重要启发。

其次，人与自然辩证统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同时，人作为能动的主体，能够认识并运用规律改造自然。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的互动关系，让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同时拥有存在论意义与历史内涵。

最后，实践是人确证自身本质的根本途径。第一，实践是具有客观现实性的感性活动，始终以自然界和物质存在为基础，而非纯粹的精神活动。第二，实践是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人在作用于外在对象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确证，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也印证了实践的现实品格。第三，实践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性活动。与人类不同的是，“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2]人类则能够有意识地将生命活动视作自身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超越单纯的生存需求开展创造活动。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实践活动始终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对自然的解读均存在片面性。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学说为基础，吸纳黑格尔关于主体性与劳动的理论，融合两种认知视角，构建起辩证的、历史化的自然观。他提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2]将自然观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3. 马克思自然观对异化理论的理论意义及影响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理解《手稿》异化理论的重要前提。唯有将《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

变迁进行集中地阐释，理清费尔巴哈、黑格尔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不同影响及自然观在其中担当的角色定位，才能够看清自然观对异化理论的深层影响。

（一）消极的自我异化：费尔巴哈对神学的批判

异化，意指主体成为他者，且他者与自己相疏远，黑格尔首次将异化确立为哲学范畴，指代主体异化为对立他者的状态。异化是《手稿》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笔记本I和笔记本III中呈现出两种不同解读思路。《手稿》最初以清算传统哲学为目标，因此马克思对异化的阐释，早期主要承袭费尔巴哈的思想。

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诞生于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批判。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理性神学对异化概念的运用是颠倒的。在这一体系中，人的本质被解读为神性的异化，人的发展被视作神性的复归，从而导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6]这一颠倒、扭曲的价值纽带的诞生。黑格尔哲学同样颠倒思维与存在，将客观物质视作绝对精神异化的产物。

为破除这种理论误区，费尔巴哈重新阐释异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他指出：神学的本质无非是“超越的、被排除于人之外的人的本质”[3]，以及神不过是人的自我异化这一“神学的秘密”，将基督教神学中被颠倒的人神关系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指出人才是真实世界中具有主体性的存在。而对于“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3]的黑格尔理性神学的扬弃，费尔巴哈同样也运用了主客关系二次颠倒的解决方法，他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依附于存在，以感性立场完成对唯心思辨体系的批判。

马克思借鉴这一思路，在《手稿》中揭示“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2]，批判黑格尔将人的本质等同于自我意识的观点，指出这种仅从人的思维当中引出人的本质、“使人与自己异化”[3]的逻辑方式是唯心主义的神学路径，纯粹的精神异化无法触及客观现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费尔巴哈的异化是单向的、消极的异化，代表着人的本质持续流失。受此影响，马克思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中解读异化劳动时提出：劳动者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到劳动产品中，却无法占有劳动成果。劳动产出越多，外在异己力量便越强，劳动者自身则不断被弱化。这一阶段，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及“异化”，但和费尔巴哈一致将异化理解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出发，往往只能导出激进的革命逻辑：由于对象世界只是人的异化状态，那么对其进行批判、否定和革命似乎都是合乎情理的。这一理论具备强烈的批判色彩，也为反思现实问题提供了工具。马克思在《第一手稿》（即《手稿》笔记本I）中，主要从否定视角运用异化概念展开批判。但他同时意识到，单纯的批判仅具备破坏作用，无法完成矛盾的消解与重建。随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反思，马克思在《第三手稿》（即《手稿》笔记本III）中对异化的解读发生重要转向。

（二）自我复归的异化辩证法：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重估

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开始从积极维度解读异化。这一转变依托于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黑格尔提出，“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在化建立了事物性，并且这种外在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7]，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虽然都将异化理解为主体的自我丧失，但在黑格尔那里，异化除了被理解为否定的“自我丧失”以外，还被看作是自我意识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完成“自我复归”的必然的肯定环节。黑格尔的异化在“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中形成了完整的辩证法运动框架，即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

在异化辩证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异化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人的本质普遍丧失的否定环节，而在于主体借助复归实现自我发展的肯定阶段。相较于费尔巴哈的单向的“自我异化”，黑格尔更合理地阐释了劳动与人的生成规律，将劳动视为人实现自我发展的途径。这一观点，为马克思分析劳动与异化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也让马克思首次正视异化的积极价值。

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但并未全盘接纳其思想，而是始终坚持谨慎且严肃的批判态

度。黑格尔虽然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所理解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其辩证运动也始终局限于思辨领域。费尔巴哈也曾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神学的延续，将人等同于自我意识，将实体理解为绝对者即“上帝”，把绝对精神视作终极实体。

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为基础，保留辩证法的运动原则，剔除其中的神学色彩。他将抽象的自我意识替换为现实的人，将精神层面的对象化转化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互动；以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取代纯粹的精神运动，使得抽象精神向自我复归的环节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成和确证的历史，辩证法的精髓在扬弃其神学性的表达的过程中得以保留。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两个异化的内涵进行区分，但并未割裂其理论本身，反而让异化学说更加完善。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为框架，以现实的人为主体，改造了辩证法的唯心内核；同时融入费尔巴哈的批判立场，弥补了黑格尔理论脱离现实的缺陷。具体来看，广义的异化指代完整的辩证运动，狭义的异化专指运动中的对立阶段。马克思融合两种思想的优势，让异化理论既具备现实批判力，又拥有完整的逻辑体系。

综上，《手稿》的异化理论以费尔巴哈的消极异化思想为起点，逐步吸纳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完成了对两种理论的批判性综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因此拥有两者都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理论高度。

4. 结论：自然观对异化理论的奠基

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理论，共同构成《手稿》自然观与异化理论的双重思想源头。前者立足感性直观确立自然的客观性，其异化理论聚焦本质的流失与否定；后者依托辩证法阐释主体的运动与生成，揭示出劳动、异化与人的自我发展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整合两种思想的合理成分，以实践为核心重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读为辩证统一的历史关系。

自然观的理论建构，早于异化理论的成熟，二者遵循完全一致的思想演进逻辑。马克思在自然观层面完成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融合，为异化理论的转向与完善提供了思维范式与理论前提。对自然的认知，是解读劳动、异化等现实问题的逻辑起点：唯有立足感性的客观自然，异化理论的批判与建构才能脱离纯粹思辨，扎根于现实。与其说马克思在后来的异化理论中向黑格尔转变，毋宁说黑格尔从未离开过马克思，“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8]马克思在《第一手稿》对自然观的论述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要素的运用，不仅揭露了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上向黑格尔转向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自然观上的辩证统一是异化理论得以实现理论综合的前提，自然观必然作为异化理论的思想前提为其奠基。

深入研究《手稿》的自然观，不仅能够厘清近代哲学思想的传承与演变，也能帮助我们把握马克思早期理论的内在脉络，理解其自然学说、异化理论之间的深层关联，具备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 [1]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8: 78.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1, 161, 199, 205, 206, 207, 207, 211, 502.
- [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 荣震华, 李金山, 等,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4: 103, 105, 115, 214.
- [4] 都岩. 主体性与人类中心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自然观解读[J]. 北方论丛, 2009(4): 112.
- [5] 韩立新. 《巴黎手稿》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31, 435.
- [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 荣震华, 李金山, 等,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84: 52.
- [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M]. 贺麟, 王玖兴, 译.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79: 258.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